



百家笔会

徘徊在『东坡老码头』

石维明

天南海北。

椰子树下的夜市大概有500米长，逛一趟下来，之前饥肠辘辘的我，胃里已经填满了好几个省的美食。灯火阑珊处，那些满眼的美食招牌，那些蔓延的美食馨香，继续撞击着我的味蕾：哈尔滨锅包肉、天津狗不理包子、新疆烤羊肉串、青海青稞酥油茶、兰州拉面、回民街羊肉泡馍、南京咸水鸭、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贵阳青岩猪蹄、成都麻辣烫、重庆小面、台北油炸冰淇淋、澳门葡式蛋挞……

在夜市的西端，海甸三西路和环岛路交会处，面朝海口湾，我看见了灯光璀璨的“东坡老码头”。

东坡老码头位于海口海甸岛。南渡江和海甸河分别在海甸岛的东侧和南侧流入琼州海峡。以前，这里是海南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海口的重要交通枢纽，承担着货物运输和商旅客人往来的重任。一些海南“苏学”研究者认为，90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朝廷贬谪海南，正是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渡角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从东坡老码头登上海南岛。海甸岛原来是通过船舶和海口城区相连，近几十年，逐渐建成的人民桥、和平桥、世纪大桥、海新大桥和新埠桥将海甸岛和海口城区连为一体。

东坡老码头入口是一尊苏东坡塑像。长须飘飘的苏东坡在柔和的背景烘托下，头戴斗笠，足蹬草鞋，身着长衫，手拄拐杖，双眼凝视着海口湾，既充满睿智，又饱含沧桑……

几个儿童在东坡塑像周围戏耍，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我的思绪瞬间穿越了一千年。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被“乌台诗案”纠缠不休的东

坡，在谪所惠州接到朝廷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告令，这意味着他将从惠州再贬谪到海南。一路跋涉，六月十一日，60岁的苏东坡偕子苏过登上一叶扁舟，经过整整一天惊心动魄之旅，渡过琼州海峡，到达蛮荒之地海南岛。再换乘驳船，沿海口母亲河美舍河南行近十公里，在美舍河畔的金粟庵借宿二十余天，然后经澄迈到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

苏东坡在海口很快就察觉，虽然临海，这里淡水资源却匮乏，当地百姓常饮用护城河浊水。东坡经过分析、勘察，找到地下水源，指地曰：“依地开凿，当得双泉。”当地民众掘之，果得清浊两泉，清的为浮粟泉，浊的为洗心泉，均很甘甜。百姓从此饮上干净的水源。时至今日，两股泉水仍保留在五公祠古建筑群内，成为世间奇观。尤其是浮粟泉，泉水清澈甘甜，经千年沧桑，从不枯竭，不论大旱大涝，水位都保持现状，享有“海南第一泉”美誉。

海口学子在东坡北归之后，经常在他曾借寓过的金粟庵饮酒、赋诗、交流，怀念“一代文宗”。久之，便把金粟庵唤作“东坡读书处”。元代正式更名为“东坡书院”，由书法家、魏国公赵孟頫题写“东坡书院”匾。

如今，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长彭桐提出他的创想，一是把东坡渡海来琼日(六月十一日)作为“海南文化教育纪念日”；二是在海口设立“东坡海南登陆点”、在澄迈设立“东坡北归中原出发点”，以此纪念大师。

仁立在东坡老码头，北望，是琼州海峡，西望，世纪大桥和海口湾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东坡老码头滨海酒吧一条街霓虹灯不停地闪烁：醉夕音乐餐吧、ACE电音酒吧、雪映桃花

电音酒吧、巡茶、音乐JAM、DJ说唱、街舞battle、赛博电音舞狮……

走进东坡老码头“百味小吃街”。这条街以“千年海口 人间有味”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海南美食文化。视线所及，即有：白切文昌鸡、儋州米烂粉、万宁脆皮东山羊、陵水酸粉、北黎酱香饼、琼海鸡屎藤粿仔、香煎马鲛鱼、酸菜五花肉、海南五脚猪、海南鱼煲等。

“人间有味是清欢”是苏东坡的一句名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东坡辞别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活的黄州(今湖北黄冈)，顺长江而行，游览山水，探访朋友，与友人游安徽泗州南山(今都梁山)，写下《浣溪沙》一诗：“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认为，清欢，是人间最纯粹的感受，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简单的情愫。

在“百味小吃街”的“东坡酒楼”，我索取了一份菜单，上面罗列了数种东坡“料理”：东坡酒煮生蚝、东坡醉蛤、东坡玉糝羹、东坡烤羊脊骨、东坡肘子、东坡红烧肉、东坡凉粉、东坡豆腐、东坡鱼、东坡饼……中国菜似乎多出来一个门派——“东坡派”。

苏东坡其实是一名美食家，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坡私房菜”多达百种。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东坡用自己的足迹演绎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著有《老饕赋》(惠州一绝)《猪肉颂》等诗词。虽然颠沛流离，东坡却永远保持着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彼时没有微信、没有抖音，否则，宋代“网红”“美食达人”非苏东坡莫属。

苏东坡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美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吃货心态冲淡

了一眨再眨的伤感。在湖北黄冈，他实践出了猪肉的红烧做法，并将之命名为“东坡红烧肉”。在广东惠州，他研究出了美味“东坡烤羊脊骨”；在品尝了杨贵妃最爱的荔枝后，挥毫写下《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的美食天赋在海南超常发挥，他将儋州人果腹的山薯(今山药)捣碎，熬制成羹，色泽雪白，味如牛奶，起名“东坡玉糝羹”。在海滩的石头缝里，他发现了大量生蚝(牡蛎)，琢磨了半天，决定带壳烧烤，烤熟一尝，有滋有味。苏东坡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吃烤生蚝的中国人，“东坡烤生蚝”无疑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美食。

苏东坡在海南岛上吃了整整三年的生蚝，宋徽宗即位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四月，大赦天下。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东坡于北归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享年64岁。弥留之际，留下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勾勒出苏东坡难以忘怀的“吃货”故事。

东坡离琼北归时，带着他在海南完成的三部经典《东坡书传》《东坡易传》《论语说》。然而，东坡留给后人珍贵的财富远不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而是他面对挫折的乐观心境、追求自我的不懈努力、和谐善良的高尚人格。

徘徊在东坡老码头，任海口湾涌来的海风揉搓着我的短发，思绪万千。“东坡酒楼”旁，一家刚开业的“东坡养生馆”，装修典雅，古色古香，灯光明亮。我突然想到，苏东坡对今人生活的影响，实际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苏东坡跌宕起伏的整个一生，都散发着哲人的光环和意味。

天涯诗海

乡下的伙伴

(组诗)

路志宽

野草

软绵绵的野草，是天天的床铺  
躺上面，做着个永远都不想醒来的梦  
扎下自己的根须，野草似乎比一些人更加懂得土地的珍贵

五谷的劲敌，却是牛羊兔等的美味食粮  
后来，在一首诗里读过它们  
便对这些低处的生命，肃然起敬

野草不是草，它们的骨子野  
有着钢铁与黄金的成分

青蛙

呱呱的叫声  
总是先于它们的身影抵达  
循声而至，不是每次都能觅得踪影  
憨态可掬的样子，总是喜欢一跃而起  
青蛙，是乡下的夏天最最嘹亮的诗句

我们从不伤害它  
即使把它捉住  
也是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

燕子

在乡下，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是街坊，我们是邻居  
我们是一家人  
叽叽喳喳的叫声，总是唱着那生活的赞歌

落在树梢或者电线上  
它们多像是一个个的黑色标点  
天气再寒冷些的时候  
它们就会集体迁徙  
小燕子啊小燕子，我依旧站在这里，等你来  
真正的誓言，或许不需要任何的言语

老牛

喜欢它那副憨厚的样子  
和土地庄稼在一起的情景  
多像是我的父辈们  
耕田犁地，拉车推磨  
一生的日记里，勤劳是最醒目的标题

吃的是草，卖的是力气  
泥土之上，书写下自己一生的传奇  
偶尔的一声哞叫  
像是对生命的歌颂  
更是对生活的感叹或叹息

都市表情

长满故事的篮子

李易农

这是我见过城市里最好的景致。夜色下，一只只篮子散落在路边，远远望去，像一朵朵探出夜色土壤的小蘑菇。

这是城市里少有的景象。一个靠近城郊结合部的广场边，有好几条马路穿过，一到夜晚来临，就会有一些篮子，从远处低矮的房屋或者田地里走来，它们在这里自然而然地相聚，然后等待着有谁从对面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处走来。

这些篮子可爱极了，有竹子编的，有柳条制的，有因为破旧而用布块给予修补时光漏洞的，大的如斗，小的像鸟巢，就像你所看到的人一样，格局形态，从来不会重复。

这些篮子都有一定年纪了，黑黢黢的，像是从一些陈旧的光阴里逃离出来一般，在路灯下，朴素的面貌泛着迷一样的光。那光，柔和中夹着凌厉，粗糙中包着细润，缕缕透进你心里，让你觉得亲切。还有一些光，又从灯光的橘红色中跳跃起来，飞射到了路面上，诱惑过往行人的眼。

于是就有人好奇地走过来，想要看看这些篮子里卖的是什么。此时，灯光弥漫着篮子，填充着篮子里的缝隙。来者俯下身子后，认真地品鉴着：豆角、西红柿、鸡蛋、核桃、苹果、梨子……还有手工制作的水碗、擀面杖什么的，名目繁多。它们躺在篮子里，安然享受着灯光的亲昵，静心地等待着有人青睐于它们，把它们带回家。无论有人光顾还是无人来临，它们的主人不急不躁，不气不恼，和篮子里的物品一样的脾性。

篮子的主人就在不远处，清一

色的一篮子。有的搬个凳子，坐在那里欣赏着夜色下的风景，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有的则转过身，去看旁边不远处跳广场舞的人，脸上有不易觉察的笑容，专心欣赏精湛的表演；还有的，两个人干脆凑到一块，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鸡零狗碎的事，声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有人来看篮子里的东西了，他们就赶紧凑过来，和客人打招呼，满脸的敬意，尽显和善之态。

这篮子话题的话题，就更丰富了。这个说：“这些鸡蛋是自己养的，土鸡下的，喂的是五谷杂粮，吃得放心……”那个说：“这些苹果，我今天都买了两篮子了，吃着甜，自己种的树上结的……”更有说：“这木碗，是自己动手用木头旋成的，拿回家孩子用着得劲，也不贵……”他们的话中，都有“自己”两个字，这是他们所卖物品的定语，是表达自己独特情怀的一种倾诉方式。“自己”，成了他们所卖物品的优点展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于自己的物品，他们再熟悉不过，知道它们的来历、品格，知道它们的物有所值。所以，这时的篮子，会应着主人的夸

奖，精神十足。  
买卖都是随心的，有的也只是问问，有的也会买上那么一些，用袋子装好提着离开，留给篮子主人一个舒心身影。这样的情景里，篮子里的话题总是很繁茂，主人一遍遍地讲，一次次地描述，绘声又绘色，要是篮子有耳朵的话，那也会听出主子来的。但篮子还是原来的篮子，在主人的赞美中，散发着文静气息。

夜色在延伸，人们渐渐地就稀疏了。这些篮子，有的早已空了，被主人挎在臂弯上，做依偎之状，它原来待的地方，灯光趁机又扑下来，一切恢复了原样，不曾发生什么。还有一些没卖完的，也无心眷恋街头夜色，跟着主人回家去了。第二天，同样的时段，同样的位置，就又出现了，还是那样的表情，那样的场景……  
它们自始至终都被主人关照着，如同那些篮子不是篮子，是宠物，是被主人从家里领出来，散散心或者长长见识什么的。更或者是，借着篮子的来排遣白日忙碌的疲惫，在夜色里的灯光、音乐、各种繁华的氛围里，让自己的梦也变得多姿多彩。

光阴故事

食物的“礼节”

马海霞

独自在外，要谨言慎行，不和陌生人过多交谈，不吃陌生人东西，这是常识。

所以，旅客们即便坐邻座，也可以各吃各的食物，无须寒暄客气，不必互相推诿。

听一位同事说起他坐火车的经历，那次他回老家过年，妻子为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着路上吃，他还带了一瓶小酒准备在火车上独自小酌一下。上了火车后，和他邻座的是位农民工，到了饭点，农民工从塑料袋里取出馒头和咸菜吃了起来，他包里有妻子做好的红烧肉和香肠，但他不好意思往外拿，不是小气舍不得分给邻座，而是担心邻座拒绝，他自己一个人又喝酒又吃肉，让气氛尴尬。8个小时的车程，他硬是忍着没吃饭。

同事和农民工，虽说都是陌生人，但一路同行过，同事饿了一路，这微缘里也存着一种微善。

想起我上学时，一次坐火车回家，那时候火车拥挤，我被同学从车窗推进火车后，火车便开动了，行李还在车外。同学跟着火车跑了很

久，终究没能追上。行李里有我买好的水和食物，最重要的是钱包也在行李里。火车行驶了5小时后，我终于找了个座位坐下，邻座是位儒雅的老人，攀谈起来得知，他是某大学的教授，他听完我狼吞虎咽的事情后，马上把包里的食物分给我吃，我笑着拒绝，说不饿。老教授马上领会：“对，在外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这样吧，我请你去餐厅吃饭。”我还是礼貌谢绝了。老教授偷偷告诉我：“我外出开会，吃饭能报销的，所以，你不必客气，就当陪我去餐厅吃点饭，刚上火车时人多过道拥挤，我只能随便吃点东西，现在人少了，我想去餐厅改善一下伙食。”

听老教授这么一说，我只好欣然前往。在餐厅吃盒饭结账时才知道，老教授没要发票，他自己埋单了。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一程又一程，会和很多人有一面之缘，一程之缘，一饭之缘，虽然再也见不到，但每每想起，总会有温暖荡漾心头，正是这些微善，让我们的旅程丰富而温馨。

此刻，你浑身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微醺的我，在你温暖的怀抱里，细听你的前世今生。

山城时光

(外一章)

吉才惠

初冬的清晨，一缕阳光吻醒翡翠山城。

微风不停地在我的耳边喃喃细语，远去的记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那些年，给予我欢乐和激情的影剧院、灯光球场依旧守候在原地。走近她们，我恍如听见了季节的心跳和光阴里的故事。

那个三角梅盛开的路口，是否还藏着一个最初的遇见？

穿城而过的南圣河，继续流淌，始终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你清澈的眼眸，陪我度过漫长的岁月，时常在我的心底荡漾。可是呀！多年以后，再次见到你时，我已不再年轻……

时光斑驳，岁月绵长。在离别的日子，我把思念折叠在清浅的诗行里，让记忆留住芬芳的年华。

在沉香园

宛如婀娜多姿的仙子，千里迢迢，翩然而至，扎根黎乡苗寨。

今天，沿着蜿蜒的山路寻觅，在七仙岭下，终于见到了你的芳容。

依偎在你的身边，一束炽热的目光，深情地凝视。你身上流淌的爱，历经了痛苦的修炼。这些年，你守得住时间，耐得住寂寞。时光在这里停留，岁月在这里沉香。

此刻，你浑身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微醺的我，在你温暖的怀抱里，细听你的前世今生。